

記陳景華夫婦
忍欺令人不忍欺

記陳景華夫婦

香山陳六夔景華，富家子也，貌絕美，能文章，甲午舉孝廉，賦性不羈，縱酒，好作狹邪遊，爲羊城西關三狂之一。所交多粵中知名士，每會飲，酒酣，陳離座以掌戲擬賓客之頸曰：殺殺殺，以故人或惡而避之。陳有弟某，亦豪士，與陳競事揮霍，未幾傾其產。陳挾餘資聽鼓於廣西，桂撫王之春一見器重之，語人曰：陳某，天下才也。檄其權容縣，陳抵任，治尙猛，誅地方豪猾，幾盡健訟者，痛懲之。案無留牘，然紳士惡其酷，往往與之齟齬。陳大怒曰：豎子動輒掣肘，安能辦一事？非戮數人以儆效尤，不可。紳士聞之懼甚，乃聯合全邑紳士爲一氣，竭力相持。陳無如何，遂去任，署馬平。亦未久，即卸事，改知貴縣。貴縣紳權較弱，陳得展其才，不二月而貴大治。萑苻絕迹，路不拾遺，有文明國之風。初岑督過境，見道路肅清，閭閻安謐，頗驚異之。時廣西烽烟四起，幾無一善地，獨貴縣景象昇平，則陳之政績可想也。陳性嗜殺，任內無日不殺人，聞其不殺人，即生病。鞠劇盜或不承，陳翻衣袋探手鎗示之曰：汝不吐實，余即立斃汝命，不取供矣。其訊案類多如此。陳嘗自練親兵八十人，月給值二十金，解衣推食相愛如兄。

弟。每捕盜。陳必親往。短衣窄袖。結束輕捷。懷手鎗數桿。或携兵役。或已獨往。神出鬼沒。殆不可測。嘗於隆冬。披斗蓬。偕十餘人出隊。勦大股賊。衆寡不敵。退入深山。賊圍之數匝。左右頗恒怯。陳屹立山巔。拔鎗喝曰。有敢逃。矚者殺。值大雪糧絕。攢巢鳥掘穴。虫生噉之。以果腹。鏖戰兩晝夜。賊懈。竟解圍去。陳軍令極嚴明。嘗有一親兵犯小過。陳欲殺之。衆兵不服。以去。要陳。陳擎鎗指諸兵曰。我今日與此兵勢不兩立。必殺之。乃已。汝輩要去。便去。要殺我便殺我。我都不懼。衆兵齊跪曰。不敢。但念彼平日功勞。乞賞箇全屍。陳曰。此有何難。即放鎗轟斃。陳嘗自歎曰。余向在容縣時。鬱鬱不得志。民情甚爲隔膜。故無所建白。今在貴縣。則與民有父子相依之勢。最可樂。然是邑人口已爲余殺其四分之一矣。云云。大約貴縣士民仇陳者半。而德陳者亦半。酷吏神君二者交稱於陳之一身。奇矣。後因殺降弁陸乾。忤大吏意。奏請革職治罪。監於縣獄。守衛甚嚴。陳以計逃去。(逃未半日而就地正)至今不知所往。

陳之妻亦女中奇傑也。當陳下獄時。其親兵聲勢汹汹。新令某懼爲患。(初大吏逮陳。其兵勸陳曰。這些草賊。烏能成大事。)留陳眷屬於署。脅令責親兵釋械解散。乃放之行。夫人使人召衆兵至。從容諭之曰。現主人獲譴。陷牢中。汝曹將何爲。衆曰。吾屬受公恩深。願共患難。夫人叩以救公之法。

日本軍事逸話

四

衆曰。我等已誓同生死。安排刼公出獄矣。夫人曰。悞哉。今主人雖被繫。然冤終當白。汝曹此舉。是反欲害之也。衆翹首問策。夫人曰。爲今之計。非先繳軍械不可。衆相顧失色。莫敢應。夫人曰。苟不聽吾言。主人性命斷送於汝曹之手矣。衆曰。無已如夫人教。但鎗可繳。彈不可繳。夫人密語之曰。主人嘗私藏無數彈於上房。可以恣取不竭。今汝曹并彈繳之。余當取所藏以數倍償。衆首肯。乃盡繳鎗彈於官。夫人始告之曰。余云有藏彈者。給汝曹耳。今宜暫行解散。留即禍及。衆大驚泣下。夫人亦泣。徐收淚笑曰。余非忍置汝曹於死地者。姑退靜聽。後令衆悟。陸續引去。夫人督率婢僕從容治裝。是夕即離署。挈家回籍。未幾陳亦出險。或曰。陳之出險。由夫人力居多。

日本軍事逸話

有山口縣漁夫三百人。願任大連灣掃海之役。連名請於當事者曰。掃海乃極危險之事。使以軍人當之。若有損失。殊爲可惜。吾儕小人。報國無術。然自幼即習於波濤。自問足以勝此。即有損失。於國力亦無足重輕也。聞者壯之。

日本陸軍第二軍。於遼東登陸時。有西報記者某訪福島少將。問曰。將軍之兵。忽然而來。令